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  
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  
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# 金色池塘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 
不了什么，真正的艺术在  
于战胜衰老。——歌德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292 期 | 2020 年 2 月 1 日 星期六 主编:龚建星 本版编辑:龚建星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gjx@xmwb.com.cn

## 我们交“会费”

张康华

我们这群上世纪 1961 年大学毕业的老同学，在退休后仍然情谊依旧，在上海的 20 多位老同学，20 多年来，常年保持每年至少两三次聚会的习惯。近几年来，有的老同学“走了”，有的老同学行动不便了，有的老同学去国外儿女定居地养老了，剩下的近十位在身体健康许可的状况下，仍坚持老同学的聚会。每每，大家从本市四面八方汇聚，有时还有外地来沪的老同学。既然难得见面，免不得要聚餐一次。起初，餐费总是由某几位老同学“买单”，久而久之，其他老同学都感到过意不去，而“AA”又显得有些生分，因此集思广益，大家就“设计”出一个交“会费”的方案来。决定由每位老同学各交一定数额作为“会费”，以作聚餐和其他特殊花费（如慰问生病老同学等）之用。“会费”由老班长负责，由专人保管、开支，并定期公布收支账目。

在交纳“会费”时，不少老同学都抢着要交双份，而对个别家庭暂有困难的老同学，则免收他的“会费”。至于偶有老师或外地来沪老同学参加活动，就用“会费”款待。当“会费”余额将尽时，再向大家收取。“会费”方式执行至今，从未发生过有人为自己多付少用而持有异议的。

我认为，老年人经常参加聚会、聚餐，为的是情谊。情者，是旧情缠绵，难以割舍。如，同学、同事、同好、同乡等的旧情是难以忘怀的，尤其是老年人的怀旧情结，那是更不能轻易了断的；谊者，友情也。人际间交往，是不会也不可能或缺的，否则，一个人就如同身处孤岛和沙漠之中，没有友情交流，浑如“孤家寡人”，那么，阿尔茨海默症（俗称老年痴呆病）迟早会上门来。

## AA制最好

姜学国

我参加的团体活动大都与文学有关，如杨浦作者群、出海口文学社、金秋文学社、紫藤沙龙和老小孩沙龙。我们社区有阳光乐园、控江街道读书班等十几个群，每个群都有微信。最大的群一百多人，最小的群二十多人。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，活动最多的是出海口文学社，每季度组织回娘家活动，发放《上海诗书画》报，组织聚餐活动。因为人数较多，只能 AA 制。也有文艺节目表演，去年我也上台表演，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受到欢迎。

那年 11 月 27 日老小孩愚公沙龙举行感恩祝寿活动，向 11 月、12 月出生的 15 位寿星祝寿，我是其中之一。沙龙负责人为我过八十大寿，我非常感激。参加聚餐活动共 46 人，这是沙龙举行集体祝寿人数最多的一次。我送每人一条巧克力，表示感谢。我首先献歌《黄河梦》，然后朗诵《您是老小孩的骄傲》和《播种者的颂歌》，为大家唱生日歌、切蛋糕时增加欢乐的气氛。

团体聚餐，由于人多只能 AA 制。但是也有知己朋友之间，发生喜事和开心事，如升级、退休、文章登报、上电视等，由当事人邀请有关人员和挚友一起聚餐。这样的聚餐当然由邀请者埋单。我曾经文章登上报纸、杂志，请有关人员和朋友吃饭，分享我的快乐。

随着时代发展，喜庆的日子和事务越来越多，老人聚餐的形式，越来越频繁。我赞成团体聚餐 AA 制。同时我也赞成小规模请客聚餐，由于我爱好文学，我接触的都是文人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常来常往，切磋交流，取长补短，增进友谊，也给我带来快乐。

老  
少咸宜

编者按

除非特殊时期，如有疫情发生，老年朋友，尤其是老年文友，可能会喜欢聚聚餐。“嘤其鸣矣，求其友声”嘛。也许物以类聚人以群分，是相聚的原则之一。于是，大家如何埋单，则将更加关系到相聚活动的长久与否。AA 制好，还是轮流请客好，或者两者交替好？请看各人的见解。



## 七嘴八舌说埋单

(上)



摄影/潘修范

## 请客轮流来

魏鸣放

过去经常参加中老年文学沙龙聚餐活动。按惯例，大家每月一见，谁提出请客，向组长报名，然后由组长统一安排。偶尔，大家也搞 AA 制。当年活动十分红火。群里，还编有沙龙小报，人人都写文章。大家见面，有文章说文章，没文章说国内外形势。

后来，这个群体散了，主要由两个后来者引起。

第一位 A 君，六十出头，应该是沙龙中文学水平最差的一个。但没想到，这位仁兄文学上不行，但在专吃别人白食上倒是很有一套。他曾说自己退休后在外跑过业务，月收入不菲。而实际情形是，大家搞 AA 制他参加，别人请客他也参加。反正，他就是从来请客。一次，有人暗示他该请客了，他谎称老娘住院，不能到场。到了下一次，人家又提醒他。他干脆直说最近经济拮据，没钱请客。显然，他就是借着文学交流的名义，到文学群里来混吃混喝的。

B 君，一位中学退休语文高级教师，副高职称。按说他在文学沙龙成员中“文化级别”最高。但若按文章水平看，他的水平只能算较高，并不是最高。他入群以来，眼看人家前前后后请了四五回，将近有半年时间，但就是从不见他主动提出请客。文学沙龙一共 12 人，等到其他 11 人都请了，也不知他会不会交出“投名状”？也许，他可能不是小气，他是在与大家玩资格，以为自己文化水平和职称最高，完全可以白白接受他人的“孝敬”。

这就不对了。大家都是老年文友，都靠一份退休金，相聚就是平等交流。群里，本不应该有所谓名家高高在上，接受大家集体瞻仰，享受只吃不请的待遇。

## 赞成作东回请

王坚忍

退休后，我从杨浦搬到了七宝万科城市花园，一时间与杨浦文友来往不便。好在没多久，我以前在杨浦的一位年长我数岁的老邻居、退休前是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的潘老师，也搬进七宝万科城市花园，我们再次为邻。潘老师诗文俱佳，人品好，凡有人请他为自己新作写序，他从不推却；另外，有文友请他当加入上海作协的介绍人，他总欣然为之。几年前，一位闵行诗人加入了上海作协，为答谢潘老师，我们一帮住在徐汇、普陀、静安、杨浦等区的退休文友在七宝一家价廉物美的本帮菜饭店，10 多个人举杯祝贺闵行诗人入会。

一个月后，潘老师回请闵行诗人，同时叫来了上一次的诗朋文友。再下个月，由我做东，第三次汇聚七宝。席间，谈诗论文，好不快乐。

此后，总有人提出下次做东他来，有时候竟有 2 个人抢着做东。这时候就由德高望重的潘老师来调节。结果一年 12 个月，餐叙次次不落空。除潘老师和我住在七宝，其他文友来自各个区，尤其是杨浦，坐地铁要 1 小时。但大家都乐此不疲，因为在一起有话可说，气氛和睦。比如，静安文友老刘，敦厚，热心，大家都称他“管家”。每次餐叙前他先与文友沟通，然后定下日期时间，再通知我这个七宝人去订座，他再发微信告知大家包房号。“管家”家里订了《解放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等多张报纸。应该说，我们这个文友群稍有“文学实力”：每个月都有文友作品发表。“管家”分发报纸时，大家轮流传着看，边看边评论，其乐融融。

每次聚会前，我们都期盼着这一天，它已然成为我们退休生活的一部分。

## 互请·纯请·AA

蔡小鸥

现代人的退休生活可谓丰富多彩，各类饭局也应运而生，常聚常会，递增情感愉悦心情，但处理不当也会引发不快。最直接的就数埋单问题了。是相互请客制还是 AA 制好？各人自有道理。

朋友老 C 认为 AA 制有失人间温度，他倾向于相互宴请来表达友情，但却郁闷于有的人“他人请客积极赴宴、大快朵颐，轮到自请的日子却常以神招玩消失”之类的奇葩。

“奇葩”处处开，前些年，笔者的同学群也曾开一朵。Z 在群里发了一则聚会通告，报名者一个个跃然接上。一周后，时间、地点、人数已定，Z 说，她将因为女儿结婚的喜悦而宴请大家。T 跟帖说，我儿子也结婚了，我俩一起请吧。就在一片道贺声中，从没发过一句台词的 H，突然冒出了嗲声：“你们咋不叫我的呀？”

赴宴日，Z 发布告说，身体欠佳，不来了。T 却准时到达，并承诺着埋单。但经大家的一再坚持，最终以之前的 AA 制完成。而分摊下来每人一百多元，H 的钱却是向其他同学借来的。原来她是背着空麻袋来的呀！这是事后才知道的。

之后，就再无之后了，磁场一旦破坏，群就成死群！

再则，笔者与几个闺蜜之前都以互请的方式聚会。每次被对方请过，都会急着要还请对方，同时也生怕自己招待不周而平添几许忧虑。经 L 提议，采用 AA 制后，顿感轻松。

笔者以为，互请与纯请是有区别的。互请，其实是 AA 制的另一种体现，不如直接“A”了，既能防止被请后的局促不安，又能杜绝“奇葩”效应。